

希代



脱轨圣诞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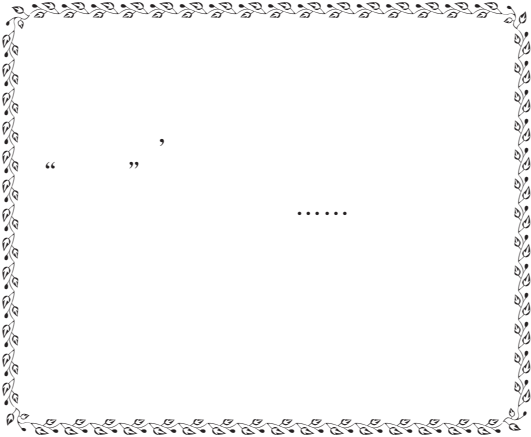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

对她来说,今年的圣诞节是“黑白”的!
望着 PUB 里和她格格不入的喧闹人群,
“失恋”的她只有暗自神伤,大口喝闷酒的分,
唉!可怜她有酒胆却没酒量,
三杯黄汤下肚便天旋地转,
迷迷糊糊地“投怀送抱”,
怎知,她和他,竟同是天涯“失恋”人,
为了找个理由让自己没有后悔的余地,
也为了强迫自己忘掉“他”……
长夜将尽,天明了,“面具”被置于枕上,
而昨夜的他居然变成……

对红:

改错:

校对:



封面小语

长夜将尽，天明了
“面具”被置于枕上
而昨夜的他居然变成……

缘起.....

自逐于梦中

摇摇和思念一起

摇摇摇摇学鸟飞翔

然后

摇摇因你的回眸

摇摇摇摇我自愿放弃所有羽翼

在枝上

摇摇仅仅做一片

摇摇摇摇静守的叶

序 幕

长长的走廊，沿着一间一间病房伸展开来。走道上，医护人员的脚步声、机器的运转声，合奏成一曲医院交响曲，病房里，厚重的金属房门则隔开嘈杂的声音，自成一个沉静的格局。

病床旁，男人抓着女人的手，合入掌中，抵着下巴，一脸温和的笑：“瞧你这么不会照顾自己，真是让人放心不下，我看要是不把你娶进门，我是很难安下心的。小猫，你什么时候打算嫁我呢？”

小猫瞪大眼睛，愕然地看着他，为他突如其来的求婚而感到惊讶。

“我可是认真的，小猫，你打算什么时候嫁我呢？”他亲亲她的手指，眼里满是笑意。

小猫仍是感到震惊，良久后，那震撼才从她脸上消逝，但表情却变得有些复杂难解。

男人仍是兴冲冲地等着她回答。

她沉吟了半晌后开口：“向阳……”

“嗯？”

“我们……我们分手吧！”终于说出口了，她只觉得一阵解脱，那种感觉，好像是某部分被囚禁的自己在这一刻终于被释放了似的。

“你……你说什么？”韩向阳震住了，瞪着双眼，不敢相信地看着她，他没听错吧？她是在说——要和他分手？！

小猫闭了闭眼睛，再度睁开时，清澈的眼神里充满坚定：“我们分手吧！”

1

冬日昼短，天色渐渐暗了，街上的霓虹灯一盏一盏地亮起，为繁华的街头装点出另一种属于都会的风情。

轻快的圣诞歌曲在大街小巷里响起，今天正是西洋的平安夜，尽管在 裁市天主教并非主流宗教，圣不圣诞似乎和民生扯不上关系，但，有谁在乎？人们需要的也只不过是一个借口，一个可以纵情欢乐、彻夜疯狂的借口，让紧张忙碌的心情可以得到释放。

今晚，这个城市是属于欢乐的，不过，也有人例外。

东区巷弄里一家 孕裁月的吧台角落，席惜紧紧抓着酒杯，一手撑着额，视线茫然地定在远方，尽管猫女的面具遮去她大半的脸，可是她的失落、抑郁仍是清清楚楚地从她身上散发出来。

坐在她旁边，穿着极具吉普赛风情的韩向月见状，不由得皱了皱眉：“我带你来这里，是想让你沾染一点欢乐的气氛，可不是要你对着酒杯发呆皱眉头。”

“我没有发呆皱眉。”席惜逞强地说，像要证明什么似的举起手上那杯不知名的调酒，一仰而尽，火热的液体顺着食道一路烫进她的肺部，引来一阵剧烈的呛咳。

韩向月皱了皱眉：“你没喝过酒，这种喝法会醉的。”

席惜呛咳不已，好一会儿才顺过气来，摇了摇头，抹去脸上被呛出的泪水，抬起头对酒保说：“再来一杯。”

“喂！你已经喝太多了。”

席惜没有理会韩向月的警告，举起酒杯又喝了一大口。

韩向月瞪着她，好一会儿才摇了摇头：“我真搞不懂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吗？借酒浇愁又解决不了问题。”

“我没有借酒浇愁。”

“是哟，等你明天宿醉头痛的时候，再这样对我说吧！”她撇了撇唇角。

“你不懂的。”

“你不说，我当然不懂。”韩向月不以为然地甩了甩长发，她那头烫成大波浪的髻发在她的甩动下晃出了优美的弧度，把她那属于吉普赛奔放与野性的气质衬得更加动人；好端端的，大哥也跟你求婚了，你等的不就是这个吗？为什么你还要拒绝他？”

席惜身子一僵，不肯回答。

“我不会主观地说这件事是你的不对，毕竟你们两个人的事，除了当事者，外人是很难评断对错的。不过，你不觉得你欠大哥一个解释吗？这样不说原因便要分手，而且还避不见面，你不知道这几天他为了找你，把自己弄成怎么样！他一向从容冷静，却为了你大乱方寸。”

席惜面无表情，握杯的手却扣得死紧，指节都白了；“我告诉他了，我觉得我们的感情走到尽头了。”

面对她的回答，韩向月冷哼一声，显然是不信：“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要编借口，就编得高明

些，什么感情走到尽头了？大哥他还是爱你，你也爱大哥，这算什么尽头？”

“我……”席惜回答不出来，像要掩饰什么，又猛灌了口酒。

“好啦！既然你不想说，我就不再问，而你别再喝了，以你这种喝法，就是有十条命也不够你喝。”韩向月伸出涂着紫色蔻丹的手，拿走她的杯子摆在一旁，咕啾着：“要是让大哥知道我这样纵容你喝酒，他不剥了我的皮才怪。”

席惜像是被蜂螫到似的，背脊在瞬间僵得更直，痛苦地低喊：“别再提他好不好？”

“不提就不提，你们的事我才懒得管。”韩向月满不在乎地撩拨了下她的发：“你要我帮你避开我老哥，这一点我办到了，这家孕戒月是我一个朋友开的，老哥再神通广大，也找不到这里来，不过，要是让他知道我帮你躲着他，我肯定完蛋。”最后这一句，纯属自言自语。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该走了，你自己保重。”她的节目早就在一个月前就排得满满的，可没办法陪着席惜大喝伤心酒。她转向酒保，交代

道：“~~酝~~帮我看她点，别让她喝太多，要是她真喝醉了，就拨个电话给我，千万别让她一个人回家。”

酒保接过她递上的电话号码，对她做一个万事韵运的手势。韩向月又转向席惜，轻轻拍了她的肩一记，说了句再见，便神采奕奕地赴约去了。

在这样的佳节里，进场的客人只多不少，尤其这家~~孕~~以化妆舞会作为号召，更吸引了无数的客人上门，因此，韩向月前脚才走，马上就有人占了她的位置。

席惜并没有费心去看是谁，今夜的她，没有和人谈天的兴致。不过那人似乎也不想和人说话，只是含糊不清地向酒保叫了杯酒，一个人径自沉默地喝起酒来。

她抓起酒杯又喝了一口，不知是不是已经开始习惯酒精的滋味，调酒入喉，不再有那么强烈的灼热感。

放下酒杯，她开始打量这家店里形形色色的客人。

为了配合店里举办的化妆舞会，大部分来的客

人都挖空心思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妆扮。在这里，可以看到钟楼怪人与美人鱼聊天，可以看到维纳斯攀着梁山伯的脖子撒娇，更可以看到超人拥着玛丽皇后热吻；店的一角，几名肌肉纠结的男客正在比着腕力；盆栽的后头，一对情侣更是大演限制级的镜头，在极尽疯狂的不协调中，居然也创造出另类的和谐感。

这么热闹的气氛中，她却必须品尝伤心的滋味，那着实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席惜黯然地把视线调了个方向，转向被众家客人冷落的舞台。

舞台上，一支乐队正卖力地演唱着，尽管根本就没有人认真聆听，但那几名爱好音乐的年轻人仍不遗余力地想将音乐洒遍整间 ~~舞厅~~。

那位声音低沉的女主唱正在唱着 ~~舞厅~~里的冠军点唱曲之一“~~宰~~ ~~宰~~ ~~宰~~”，缠绵的旋律在嘈杂的环境里显得欲振乏力。

歌者凄凄切切地唱着分手时的记忆，一滴眼泪在席惜还来不及阻挡之前，便顺着她的脸颊滑进她捧在手上的酒杯里，晶莹剔透的泪珠在瞬间消失无踪。

低沉的声音继续幽幽怨怨地唱着：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你……

席惜的心里似是有什么东西被勾动了，正蠢蠢欲动，等着溃堤。

不，她不能放纵自己的情绪，一旦放纵了，那绝非她所能控制的。

她慌乱地站了起来，像后面有人追赶似的，急着想躲到洗手间去。可酒精在这一刻似乎发生效用，她脚下一软，差点就要跌倒，幸好及时扶住一旁的柱子。

“你没事吧？”酒保 酝霖 担忧的声音从她身后追了过来。

“没事。”她转向他，勉强地一笑。却没想到一个转头的动作，竟让她一阵眼花缭乱，四周的景象全都天旋地转了起来。

“你要去哪里？我找个人扶你。”受韩向月之托照顾她的 酝霖 关切地说。

“不用了。”席惜挥了下手，闭上眼静待那阵晕眩感过去，才艰难地迈开脚步朝洗手间走去。

“席小姐……” 酝霖 不放心地喊。

席惜不理睬他，摇摇晃晃地往前走，突然角落里有一群人冲了过来，撞上她的身子，她的身子被撞得转了一圈，再也站不住脚，整个人踉跄地跌了出去。

她觉得自己好像撞到什么人，而后有人咒骂着：“这是在搞什么鬼？”不过，那声音对她而言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似的不真切。

天旋地转中，她头晕得只想呕吐，“砰”的一声，重物坠地声响起，她只觉得自己好像从高处疾速掉下来，落地时的冲击让她的胃一阵翻覆，她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把那股恶心感强压了下来。半晌，天地终于不再旋转了，她松了口气，睁开眼睛，想站起来，这才发现自己以相当暧昧的姿势正压在一副结实的胸膛上。

这情景好熟悉，她恍惚地怔了一下。

顺着胸膛往上看，她先看到一张蝙蝠侠的面具，而后，她跌进了一双似曾相识的深邃黑眸中。

“向阳……”她失声唤道。

隐约中，她似乎又闻到了那清新的青草香味，暖暖的春阳温柔地笼罩住她，一旁还有一只小猫咪

正抗议地“咪呜咪呜”叫着，而她就压在韩向阳的身上，毫无抵抗力地跌进他那一泓多情的眼眸中……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当树枝“啪”的一声裂开来，感觉自己正顺着地心引力往下掉的那一刻，她只能抱住怀中那罪魁祸首，闭上眼睛等着疼痛降临。

一大片树叶枝桠刮过她的脸蛋，引来刺痛的感觉，不过，这并不算严重，只因更严重的还在后头。“砰”的一声，她终于“降落”了，在落地的那一瞬间，她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可是她无暇仔细分辨，因为随之而来的不适感转移了她的注意力。

这一下摔得她晕头转向，五脏六腑好似被狠狠一晃，全都走了位般，让她难过得快要吐出来。

不玩了，不玩了，下次她绝对不要那么好心，没事见义勇为做什么？

她在心里哀嚎着，告诉自己下次绝对不要枉做好人了，尤其对象还是一只不知感恩的猫，她应该让它被那只恶狗咬死，要不就是受伤过重从树上跌

下来摔个过瘾，也好过浪费她的好心，却得到被咬被抓，还从树上摔下来的回报。

听，那只猫此时还不住地“咪呜、咪呜”地哀叫个不停。

她揉着红肿的额，不耐地说：“都是你害的，你还叫，再叫小心我把你抓去炖猫汤。”

也不知小猫是不是听懂了她的话，居然真的停止了叫声。这总算让席惜的心情好了些，强忍着不适，想要撑起身来，可手下的触感却让她怔了一怔。那触感软软的，温温的，好似……

“我不知道这该算祸从天降，还是飞来艳福，”一个低沉的声音略带着无奈及兴味在她耳边响了起来；“不过，小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很想站起来。”

有人！

她一惊，猛地抬起眼来，一双深邃不可测的眼睛正看着她。

那是一双她看过最美丽的眼睛，就像最深的夜，一望无际的墨色，仿佛要把人吸进去般，点点星芒交相辉映，璀璨得教人为之目眩神迷。

她一时之间竟看呆了，就连猫咪忍耐不住被压在两具身体之间而发出了喵咪的抗议声也听而不闻。

但他却听见了。“我虽然很乐意有人投怀送抱，不过，小猫似乎快被我们压坏了。”他那低沉的声音总算让席惜回过神来，也意识到自己正以相当不雅的姿势，压着一个陌生的男人。

她的脸火速泛红。“对不起，对不起。”她急急道歉，七手八脚地想翻起身，却一个用力太猛，竟然整个人滚到一旁的草丛里去了。

当时，真糗！

她居然在这个有一双漂亮眼睛的男人面前出这么大的糗，令她尴尬得几乎无地自容，巴不得面前能够裂出一个大洞，让她埋进去，等下一个世纪再出来算了。

可惜老天没有应她的请求让地面裂出个洞，她只好将就地把脸埋进小猫柔软的绒毛中，仿效鸵鸟的行为，不肯抬起头来。

一只手横伸到她面前，宽厚的手掌散发着温暖。“并不是每一天，都有美丽的小姐被我吓到跌

跤，如果你愿意让我扶你起来，这对我的自尊心可能会有些帮助。”

五秒后，席惜才从猫咪身后鼓起勇气，抬起她尴尬的小脸。他定定地看她，手就在她的眼前，他的神情温和，没有任何戏谑之色，举止犹如绅士对待淑女一般彬彬有礼。

又隔了五秒，席惜才把小手伸了出去，让他扶她站起。

一看到她，男子忍不住别过头，闷声低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席惜脸红了，有些莫名其妙。

“没什么。”男子强忍着笑。

若是此刻她有一面镜子，她就会知道他在笑什么了。

又是从树上掉下来，又是滚到草丛里，此刻的她只有狼狈可以形容，短短的头发纠缠成一团，一身杂草树叶，脸上、身上还处处可见脏污，根本就像个邻家小顽童。

他看看她，再看看被她“挂”在手里的小猫，忍不住又笑了：“一对落难的小猫。我这里恰巧有些